

集部

象山集卷十四

書

與包詳道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唇吻閑圖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唇吻閑圖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

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
心愈甚省後看來真登龍斷之賤丈夫貫可慚憐若能
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不俟它求能
敬保謹養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誰能禦

與包敏道

為學無他謬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已
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乃
至理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來

書所述未能臻此平時氣質復浮溢於紙筆間矣幸益
勉之至望二賢兄比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二

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直是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從
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勉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不可揜也不可誣也二賢兄亦不及荅書意不殊此
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蠡管之見蕩其
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

不樂哉若諸公所可習者皆是奪於向道與溺私欲不同耳固是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比之足下則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究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肯作此等語也不及答諸公幸以此示之

與嚴泰伯

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熟爛之餘何敢以戲論參之古人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庸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顧是望

二

宋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答君玉書極佳足見新功度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數得往還此公明白可喜未易得也宋秀才志向可喜而氣習中多病今雖小愈要未必能一成乎復針藥蓋已備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善自思省亦有何難但恐繆習深重每每反用以滋

其繆耳真不狥名慕外好誇求勝道實不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又何必大聲色也但人不知非則不能安乎此耳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離城某初有出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千萬為此道勉旃

三

道理無奇特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但俗習繆見不能痛省勇改以為隔礙耳古人所謂一懈

之不忍忍終身慚乎此乃實事非戲論也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

純是道義

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胸臆天降

之衷在我久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勉自奮拔不必

他求來早得暇見過以觀新功

與傅子淵

此來居山良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

講習而說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以泛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被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為幸豈不大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倒

示羅章夫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

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與廖幼卿

適聞傳仲昭語及懋卿坐閤假寐仲昭以為此必未能自振此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幼卿亦未知此理人未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

道背馳一旦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爲之杜絶若勇於惟新固當精神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頑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懋卿雖未有惟新之功若其困睡則是已知舊見舊習之非不復就其上鋪張運用故如此睡耳此不爲深害但少俟之餘覩其飜然則大善矣朋友間不深知此理廹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爲害矣

與傅齊賢

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尚何窠穴之私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爲而茫然哉蔽不真徹則區區之意殆虛設也幸勉旃毋久自屈

與胥必先

劉德固須尚留山間前此未得與渠同讀書但說得比卦稍詳書亦政不必遽爾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爲貴頃論德固且讀熟比卦爲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閒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爲德固解說必令文

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使末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史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為重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為之哉非明貫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没於文義間為蛆蟲識見止於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墻哉

二

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為慶然譬諸田疇荒穢之久

雖粗加墾闢若畬耨不繼則茅立塞之矣用工深切至到則通暢茂悅當又與今不侔顧勉旃毋忽何以聚糧為胥來是幸

三

蒲梢綠耳尚存想見駑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今為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

與薛公辨

所録諸書已逐一點對末後復趙然道書甚多脫誤可子細將所録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畫甚無法度如傳字須向上着一點不着點便成傳字古刻傳字專中不着某字但以不着點與傳字為別所録書其前尚稍可看向後數篇甚剌人眼結字既不端正畫之長短皆顛倒失宜向來葢嘗説及此等處何為都不省記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甚不滿人意用助字不當律令尤為

缺典老夫平時最檢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入規矩如吾兒持之甚懶讀書絕不曾作文然觀其不得已書尺與為場屋之文其助字未嘗有病造語亦勁健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平日語故能然耳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者即此便可自省安詳沉靜心神自應自靈輕浮馳騖則自難省覺心靈則事事有長進不自省覺即所為動皆乖繆適足以貽羞取誚而已

與張德清

積年聞季悦元忠諸友講道處德比歳屢得欵集益有以信諸賢之言又聞非久有退居自養之舉尤切歎仰近者忽又聞有不肖道士以淫侈不軌之事誘引小子建訟以相誣毁深用不平然在左右正宜高舉以遂初志何以與此輩較勝負於流俗之中哉流俗之所謂勝者豈足為勝流俗之所謂負者豈足為負左右平時與諸賢交遊當問道之勝負當不問流俗之勝負又聞季悦言德清其初浩然有引退之志且欲别求賢者以嗣

其事而戚族乃有茅不可試火之語此可謂不勝俗陋鄙狠之言切不可以此等語虧損盛德更願深思追還素志他日同來象山頂頭共談大道此乃真天師非俗天師也

與高應朝

前月併收兩書備知近况慰況良劇山房比年況味想盡得之師漕書中具春尾以猶子之訃出山房至今未得復登此乃梭山之子文行皆高家事所賴年未及壯

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聚族既廣患故如此類至多今日方除一姪女之服所幸諸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鄉里友朋浸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之未嘗不與懐應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吕郎中文迷謬之甚急於舊書問中尋得其向時書數紙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擬相聚時共發此以啓之後在臨安廨舍中相會見其事役匆匆神志不定不欲出似却語及之渠力索觀畧出示之渠欲持去

吾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親自與汝剖決亦長物耳觀其容貌言論與曩者判然如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閲應朝二書葺齋記亦甚念足下有茅塞之患帥漕處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親張氏朱氏所録聞亦有一編在韓將領處想必從韓處見之矣第帥漕處本却經山間友朋點對無錯誤可從帥處借本點對却精觀熟考當有所發也

與姪孫濬

家間逓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士論翕然宗之所謂盡公樂善人無間耳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麽姦宄諂事權貴陰為讒慝媒孽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為少司成又進而為大負乘之醜海内羞之今賢關之論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為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沈鷙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關雎亦鷙非惡辭

也向來家書中亦時有此等旨趣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尊侯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失有命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是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文不難辨安得下勤厥尊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愜人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甚有方略誠如是國是立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心至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羣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樵牧而與爲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輸納者邀入庫

肆搞之則稱頌賛美士大夫即據此以為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曷嘗無人況賢闗乎在所以君之者如何耳

二

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比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遺輿夫相迎始復為一登之山簝久田萊墾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寡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頼其相向之篤無倦志耳

儻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能相之乎梭山所與汝言真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羣小則固背馳君子於此往往亦未得平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之説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閲舊藁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及文字可也

三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

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為陸況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似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旨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摇撓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偉

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為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
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却放過一着姑欲庶幾於常
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
者先難而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己私難克
習俗難度越耳吾所謂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
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顔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遽
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摇撓之
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之言不可欺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為國為然哉為國為身一也逮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使信毋畧乎此見羅中含致吾意

四

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咎故

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人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

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非好其人

也好其仁也惡仁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

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

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

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

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

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為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臯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何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嫉嫌惡乃為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為已曉則當有進益有書與胡學録問曾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毋謂已

盡知之矣觀汝前一書亦未深解吾說若有疑不妨吐露當盡為汝剖白也

象山集卷十四

象山集卷十五

書

與孫季和

頃以書至發讀知已遡江而西既喜聞靜動之詳又恨不得一見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令尊夫人既許其行又有二令兄在侍下豈得便謂失計顔子之家一

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

親膝下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學不至道
而日以矩規小智穿鑿傳會如蛆蟲如蟊賊以自飽適
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耳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
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往年石廛之駸駸有成路之
興復迷於異說至今茅塞每為悼歎知及之仁不能守
之雖得之必失之季和鄉時所得尚未能及廛之臨安
再相聚時已無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問與傳聞言論
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為過也苟以其私偷

譽斯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措之萬一耳幸謹思而勉行之是閒爲况要非紙筆所能宣達季和能着鞭則自相孚矣總卿之疑不必論可也

與唐司法

鄙文納去數篇第令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丈遊无不願聞者令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况其徒茍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茍私

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
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顔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
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濤遽占復草草

與傅克明

見所與毛君書及顔淵善言德行論知為學不觧大旨
不畔尤以為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著處誠難
責於常才獨力私意未能詆絶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
書具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

好事者因書册見前輩議論起為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専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有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晛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與章茂獻

某承乏於此凛焉朝夕祈於斯民耿若航海閭巷慨怙訟爭衰息相安相向不替有加同官協力舉無異志職事過從無非講習或者指是以為劾績區區之懷方有大懼兵家言射謂鏃不至指同於無矢今學射者求鏃之至指良不易致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知不至雖弗畔不足賴也治不至雖不亂不足傳也流濕就燥物

以類從心所同然捷於影響固不可誣也而其淺深多寡厚薄精粗之辨情偽名實盛衰消長之變亦不可誣也服膺典訓何敢貳心至其綿薄弗克自致若蹈虎尾涉于春氷亦何敢粗飢渴之飲食茍以自恕教其不知圖其不逮力提而申束之是所望於同志幸勿遐棄

與羅春伯

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即日

交割是間素號閒靜至比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
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
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
已報而憲臺未來審覆除此空戶可聞寂矣自外視之
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薄書立
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
武備當修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
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

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如此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廼令尚有款曲如臺諫侍從當有啓劄今皆未辦所恃羣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貢望日隆宜在兩地優次濡筆以侍屢牘向寒爲國實愛

與薛象先

比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視諸事皆

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行人一榜亦吏呈僐
比從之戶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於人心
是間元少訟訴今至於無其血脉盖有在號令刑政之
表者惟凡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潛究密稽日不
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計亦以連年接送占壓頗多
卒未有還補之策考其實與言者殊不相應元章交割
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僅五千緡耳歲入倚
聚肆所以為來歲資者又當取諸其中軍資庫尤為匱

乏其勢未至於不可為然不為撙節則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比閲邸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蜀郡之幸幸少安以惠重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卒各有借請義勇又遇秋閲見迓兵卒又有未請衣賜會慶聖節吏以儀式諸物弊壞舉陳當修所不敢忽子城䡊工費日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纔半諸庫日支率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為之所拘門歲輸馬草二千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帑錢物庫交

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係三分輸納銅
錢本軍比年係行使鐵錢地分令禁日嚴無得銅錢輸
納每是將會子到郡潴兌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乞只
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爲幸此間形勢正宜積粟聚
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爲城於此元善聞
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城見劉罕言
元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邪幸有以相之
子城次第秋閑畢便發手爲之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

也

二

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事稅錢役錢等令民户分數納銅錢比年銅錢之禁日嚴此地已為鐵錢地分民户艱得銅錢為苦官或出銅錢以易會子收三分之息而吏胥輩收其贏故民以重困其一事是坊場買名錢須納銀買名人户亦困如此然買名銀須聞於朝與倉臺乃可又所困者非農民至如稅錢役錢𥙷

納錢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利故斷然因民之請而盡罷之蓋以鐵錢地分其銅錢之禁嚴民不敢有此義不當責之輸於公今歲計方窘平時所藉者商稅比以邊郡搉禁嚴甚商旅為之蕭條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户輸銅錢於郡計亦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為制事以義乃當然耳故敢求免貼陌於使臺前書未蒙垂允無乃執事未之深察更望斷之以義賜化筆免之不勝幸甚湖北係鐵錢地分無幾決無他處援例之患且

在使臺亦何缺此不然異時官吏或挾此以擾百姓誰執其咎切幸痛察力疾布此未暇他及

與朱子淵

某才短智拙不習為吏乍此乘障真如面牆初聞是閒素有儲積今稽其實亦僅足耳年來庫藏占壓頗多所入有限未易還補元章初交割時公庫緡錢萬七千有奇今纔五千耳蓋元章樁留萬緡為修子城計畧會其費曾未十一是役固未易舉而軍資常平占壓之數未

知所償讀所患三記不勝厚顏駑驥之分其在此矣乍到一番常禮乃今甫定溥書未及深究更須旬月當稍自竭稽其本末詳以求教刀圭一粒想無吝也便風能豫以其凡先施尤所望也

某居常深念人不可以自棄義不可以少忘雖其駑蹇每自業屬庶幾十駕其於當世賢才每懷鄰富之願如執事豈宜久於南服比來紛紛多所未喻何止教民兵一事伯駿得銜固可喜然此公自亦傷弓恐設施處未

必能盡其材也元德真節已報行矣時事不知竟如何天下一家痛癢未嘗不相關也發明此理不無望於執事願涵養以需之明主可為忠言便當拭目

與劉漕

討南浦之集行將四換歲矣伏自使華之東尺紙問訊亦復闊絶懐仰盛德我勞如何杏山佳巍蒙泉清澈金蓮在底華葉可數民愿土淳易於開導作喜為祟者姓名可記藏拙之地孰便於此第斗壘事力有限頻歲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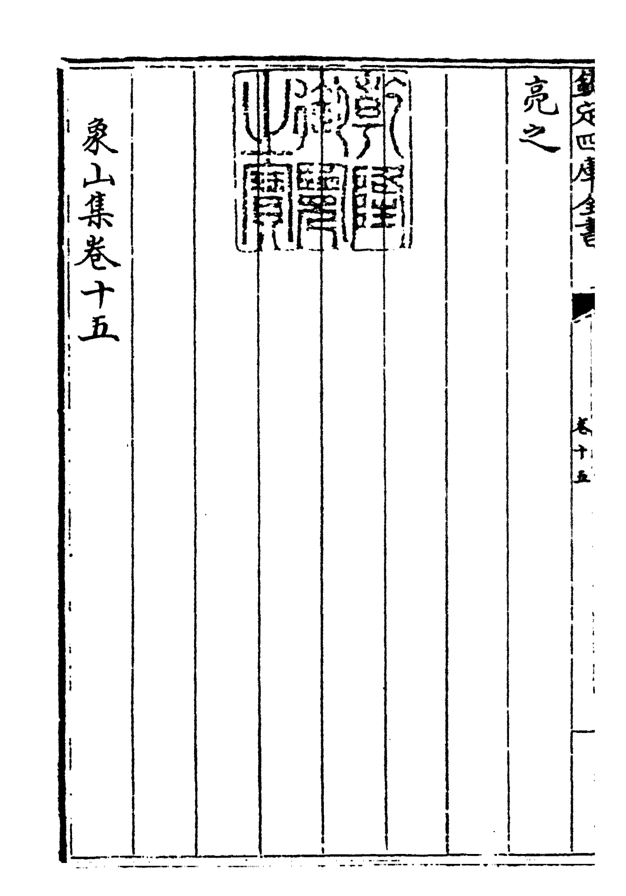
迎浸爾空竭榷酤征商今日所仰比來並邊法禁日密行旅為之蕭條場務日入頓以虧損迂愚臨此未知所以善後長者何以振之吳仲權得武岡尚遲次傅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太守亦甚禮之但向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子淵處之裕如也鄧文範為丞德化政聲甚美嘗攝兩邑皆懲其弊壞民之戴之不愧於史冊所書皆向來會中客恐欲知之何時復如曩集以快此懷

與吴斗南

易古經為既喜知雅志第劇中未暇周覽塞宇宙一理耳上古聖人先覺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於是有辭有變有象有占以覺斯民後世聖人雖是千百載其所知所覺不容有異曰若合符節曰其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為此言也所知必至乎此而後可言通

天下之至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自此道之衰學者溺於所聞梏於所見不能自昭明德已之志不能自辨安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哉今世所傳揲蓍之法皆襲揚子雲之謬而千有餘年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太玄錯亂蓍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來裔外强盛以至於今尚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玄以言易重可歎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適直數日紛冗撥置占復草草必有以

亮之



象山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象山集卷十六至十九

給事中臣查善長覆勘

武英殿纂修中允臣馬啟泰

象山集卷十六

宋 陸九淵 撰

書

與童德茂

此月兩拜手翰如奉談麈慰況之劇伯兄以老病不獲進謁為恨重蒙致禮之勤豈勝感戢小兒持之獲侍尊俎所以待遇者皆過其分尤切悚愧如聞屬有手足之戚諒深追悼後時修慰不專尚幸裁恕小兒頗能道教

萬一謍寨多矣荆州逃卒視州郡為逆旅周流自如莫知禁戢平日若此緩急安能防閑比方稍修具籍華項名之獎圖致請於太府丐於鄰郡為約以絶逃逸之患適得公移甚愜下意即已行下巡尉義勇等嚴其跡捕近有襄陽逃卒亦不少有來者尋至即令擒去矣敝邑自某入境逃卒亦不少有未獲者恐在府下征差跡捕或恐此輩群黨欲丐移文兵官巡尉義勇等為之應援儻蒙捕獲亦可懲後也干冐威尊不勝皇恐

二

某備數屬壘僚闕半祀名雖北鄙寔帶嚴城光潤所蒙最為親切粗謹職守未至瘝敗無非太府之賜尺箋闕馬不干記史是猶陟嵩華而忘山泳江湖而忘水揆之常情宜獲罪戾比得邸吏別報乃知姓名首塵薦剡所以獎借之辭寵甚閭之惕然弗稱是懼治古公道還於盛世前輩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志勉竭駑朽蘄無負於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累門下伏計高

明必垂洞察職事所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具稟劄慮勤聽覽且恃照臨之察邇皆缺弗致令受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三

奉十八日手誨受民閔雨之誠尚賢戢姦之旨可謂兩盡而兼著豈勝歎仰公道之任歸門下久矣非適今日某區區之志粗知所擇雷同苟合竊亦所耻同官相與當何求哉事惟其宜理惟其當議論設施不必在已而相

期相勉大抵以此平居論事始有未合各獻其宜俛然
自竭反復之久是非已明伏義如響人得所欲莫知初
說為誰主之也仰視臧私之訓妄謂或庶幾焉核實之命
不容不以情報今之旱勢可畏殊甚襄郢之間沔漢之
舟鱗積灘底曠旬淹月而不得進漢上雨暘可見於此
矣江流增減大府具知之瀕淮並江諸郡屬嘗具稟續
加詢訪舉亡異辭敝邑初六日致禱雖未積得霈澤墳
壝之所朝莫致敬祠官未嘗不沾濕也惟望日終日晴

澈四無纖雲既望之朝率郡官迎致上泉復冒雨而歸自是日及今陰雨無曠日境内獨裏水西鄉先得大雨七日八日之夕自城上望雨色如黛震霆為之達旦十二三間裏水東鄉如獨山等處亦得大雨至十七八間沿江鄉及興安樂東鄉往往得大雨矣此日郡城乃知雱霈南鄉最早處亦且得大雨雨意至今未急當陽亦十七八以來雨始加大以江東西田土較之此間相去甚遠江東西無曠土此間曠土甚多江東西田分早晚

早田者種占早禾晚田種晚大禾此間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陸陸畝者只種麥豆麻粟或蒔蔬栽桑不復種禾水田乃種禾此間陸田若在江東西十八九為旱田矣水田者大率仰泉在兩山之間謂之浴田實谷字俗書從水江東西謂之源田瀦水處曰堰仰溪流者亦謂之浴蓋為多在低下其港陂亦謂之堰江東西陂水多及高平處此間則不能蓋其為陂不能如江東西之多且善也惟南鄉去山既遠且近江高平之地多又遍大府

居民差衆故多不仰泉石之田此田最下歳入甚多白楊一鄉此田居十五以上梨陂柘陂等鄉不下十二惟西北東鄉分則無此田矣然所謂水田者不善治堰則並高處亦與平田相類矣大者不十一多者不十二通之不過十二上泉距郡城幾三十里迎泉之日迓視其田計其龜坼者十一二外此皆尚有水然堰中已乾而不繼必大敗今得雨可無害也惟白楊鄉等處高平田全未種者見施行令種晚穀及可助食者今歳亦幸有

湖北平時水浸有不可種禾者民皆種禾若復無水患又得時雨或者可補未種之田耳小兒歸就試經從大府輙布此令進謁竊謂軫憂斯民之深所欲亟聞故詳及之伏幸台察

四

屬奉手誨益深佩服小子持之再望道德之光蒙接遇之寵為幸厚矣家問中備述餘教尤深感激傳聞民有姓易者爲之食户强以錢取去倉粟或云在長林境中

及物色之乃無此事又云在當陽境内方此詢究尚未報也俟得其實續當布聞此來雨澤無不霑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十三日偶天陰與倉判教授知縣人以一馬數卒行視其田間苗甚秀發水皆盈溢向曾龜坼者今得水茂暢過於不缺水者高坡未插秧者今插已過半秧田甚多尚往往成群插秧問何以能備此秧則曰年例如此若其不修陂池不事耘耨則皆枯死此地惰習未易空言勸之今冬欲措置革此習又未知果能革

否陸地耕種粟豆者却多中稔為有餘矣前書所謂湖田者雖未及物色勢不能不病水耳襄陽惟南漳宜城間得雨外此間久無雨是間舟泊襄水灘下者初七八得信猶言水澁不能前進初七日有微雨不成水十二十三間北來者却云襄陽得雨成水但未通洽未知此後如何久傳北界旱甚河之南北至相食初未敢信今東自承楚西自均房來者其言若一恐或有是竊惟長者愛民之心追配禹稷無間於遠邇內外獨恨韋更首

足之分未克大正皇朝施德仁風猶有限隅君子之憂未容遽釋旦晚召還兩地以究設施則樂民之樂為有日矣春閒趙路分良弼來閱禁旅介然如古節士尋有孟正將通戍統領和因事相繼過此適值同官習射率然延至其閒以觀其技馳射精熟議論慷慨異時所見武弁不多其比陶右下風者人材如此推而廣之何事不可為哉長林汪罕初甚不堪姦民之訟既見某薄治其吏亦不能無疑因曉以吾人無他於此輩行法以防

徼不得不爾即遂釋然姦民肆其欺罔以快私忿眞大
蠹也長林具析申狀皆是事實併用備申伏幸過目昨
日得公移聞二縣以酒折鋪兵糧長林斷無此矣長林鋪
兵皆在軍倉請米軍庫請錢皆是一色白米好錢未嘗
有折支也當陽方此詢之然以理揆之沈宰處事極有
理必不至如所聞或恐有疑似又當有曲折須其報即
具申也近日以所獲刼盜中有二人是擾客稍以榜約
束之兼聞此輩群黨擾寺觀與鄉村民戶頗甚故不得

不裁之亦不敢以禀聞也西蜀之飢淮浙之蝗皆令人不能置懷處州豪民為盜尤可憐也此土雖雨澤粗足尚用懔懔日俟教誨以免罪戾伏幸惠示

五

稍踈記室之訊徒積佩仰今歲之旱諸鄉皆有少損而南鄉頗甚初擬瀕江湖下鄉常歲所不種者今歲可種謂可以相補近兩月間江漢之流無雨而漲溢者凡三所種之田與蔬茹麻粟皆為烏有同官赴試與被檄而

出者皆親目其事歸言其狀為之怛然比已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前數日方歸所得尤詳旱雱之餘米穀自少而諸處糴米之舟皆麟次崖下如都統司至使人於鄉村攔截載員米者本軍令歲以民艱食逐時發常平以賑之所糶幾一千石見樁糶過常平錢二千餘緡倉臺公移踵至催以此錢趂時糴米以備來年賑濟雖分差人於熟鄉收糴而來糶者絶少此數日以來不出市民復艱食見出常平賑糶近來屢謀出賞牓禁米舟下河而

吏輩輒以恐有遏糴之嫌為言初以其有理亦與同官熟論而從之近日事勢尤逼又見鄆州以百千之賞禁米舟下河此間新發舉人親戚之家犯其禁用朱漕之言免其罪竟納賞錢試以問吏吏復為遏糴之說昨日同官相聚復有議洩米之禁因詰吏言果出於公乎抑有私意乎同官皆謂此輩必有親故厚善之人商販米者故以此為地耳豈有公心哉疑未決間忽被使臺公牒深恠事未施行已豕止絶殆所謂止邪於未形絶惡

於未萌雖然此事乃如吏輩之意奬邑元無是事不知誰敢致此説於大府疑必有交鬬其間者有不可不察也某平時不能飾説況在門下尤不敢不用其情鄉來襄陽過米價米舟至者皆困不能前然卒以賂津吏有夜竊過者嘗謂法禁往往不足恃比年場務益艱商旅多行私路僐徼小少所知者今皆坦途通行北境連年不熟今歳尤甚近聞米過唐鄧間多不以舟小民侈目前之急不暇為後日計況肯為鄉曲計州縣計乎使米

粟有餘無禁其洩可也今方甚不足以坐視其洩恐亦未宜敝邑褊小今歲纔數日不雨市輙無米鄉民素無葢藏同官出入村塢者皆謂未嘗見囷倉人家多茅茨其室廬不能深奥大率可窺其有者乃擔石之儲耳風俗所自來非一日今日不為之計後將益弊今所謂洩米非洩於南之患洩於北之患也已若有餘或能粗給則推以與人乃所願也此方有旦暮之憂而不為後日計者方累累舉所恃以洩恐不容坐視謭遽亟此布稟

丐察言者之姦續容商議所以處之之宜別當具禀伏
幸臺察

與張元善

漕臺數有便郵有發多值凡不克附問累託象先致意
會次當必及之嚴山蓋倉其說未善若謂以舟致之襄
陽則江漢湍淺曠日持久當漲溢時風濤險悍類不可
行陸運則自嚴山至斑竹號六十五里山路阻隘崎嶇
其實不止此數又類有水隅春夏之間每用阻絕本軍

至斑竹八十五里逦坦塗又嚴山非市井去處人煙踈闊儲草則可儲粟則難於看守莫若葺軍倉以儲粟今子城既固如在杌上矣長林廵視小路嘗親歴其地叙說甚詳已備在公狀中幸裁之九江德化丞鄧約禮字文範階為文林今冬當代其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婿其居舊遭回禄未赴德化時寓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丞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顧丐使臺一檄若蒙垂允但付此閽旦晚即附往也亦

嘗託象先轉浼諒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慤純正甚有官業比年攝兩邑當事之難拯其弊壞更使為佳地民之戴之不忍其去無愧史冊所書異時眞可備樂籠中物韓昌黎守戒以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弊邑兩令皆賢教官時有裨補自簽以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唯稅官頗謬近得一指使佐之其職頗舉拙者不過扶持勸勉使其善志不替有加庶幾蒙此以免戾令農賈安怗吏卒仰畏盜賊衰息作則輒獲訟牒之少乃至曠

旬械笞壓妥五刑植立試用希闊用必聚觀此豈拙所能坐致羈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方至此時積訟頗多非其俗惡乃不能無敗羣者耳此輩遨遊城市持吏長短無理致爭期於必勝敵不能甘遂成長訟諸司不止乃至臺部初既精求案牘辯其曲直既又曉以義理使得自新能自伏義願改者固十八九至於怙終之人雖稍柔服於一時尚圖復逞於他日同惡亦視此為消長所大幸者諸司皆賢明此輩無所復逞今訟之日

少俗之日厚亦正以此向來得書謂未識張監張監趙
卿甚正議論有典刑到任以來文移條理每每可服張
憲在九江時假道識之蒙渠約飯亦自道其政大抵亦
有家法聞到常德多病少見賓客公文亦多傳入宅書
押若無所執何引大體卧護政亦何傷雖曰德星聚可
也稽之事實乃有大謬不然者今敗群之人皆走憲臺
此輩不之它司而之憲殆必有侮而動今不問宜可動
輒索案案之往也又不知所處動輒可怪聞憲臺之吏

最無禮而無能觀其文移行遣似皆出吏輩樊邑亦有數事它郡可推而知之未欲盡述其本末君欲知之後便稟聞也聞衆先輿之相善不能有道以己之乎姦吏猾民託以擾郡縣害良民傷政敗俗亦不細矣官之不可非其人如此哉久不奉問引筆輒累累如此可一笑也

二

併啓三函良佩謙眷備承作止足慰傾馳是皆得請尤

用感服近日得雨稍大境内頗周遍唯傍江陵界上多未種此恐無及耳和糴一事得不及敝邑可謂大患屬者不雨曾未踰月民已艱食亟發常平之粟四散賑之僅免狼狽繼此雨澤霑足倘得中下熟敝邑欲自措置私糴少米貯之鄉間以爲異時之備此謀或遂皆門下之賜也修城會子甚濟空乏之餘會若使得乃幸望示其期交納銀綱處免苛留之患皆藉餘庇兌換會子二萬貫其數甚少聞之去年換會子時官府行之臧裂細民

又不善觀揭示誤認下文立限三月之內有不及之數並仍書舊流轉交易買賣遂收不損壞者不赴場換易及至限滿既行使不得悔之無及今此懲前日之害叢湊來換官吏見發到會子不多遂人限其數日限其人來者頗以為病前日令其限數日換三四千緡來者源源後又將不止又以商人以會子難得滯留於此所積或三四百千或七八百千官吏見其數多又是商旅又限其數不肯換與來訴淹留折閱之狀勢不容不換

與之所發會子不供數日耳公移再求五萬勢恐未止此數若覺未足又當上浼前日得新漕臺復書見其辭氣温厚有前輩典刑甚爲之喜第前此不相識未欲遽以片紙輸腹心象先書中屢言林幹之賢欲通書偶亦未及漕臺會次得借一言之重使獲區區收養之志不勝幸甚郡縣非得使家相知聞相假借則吏文之能掣肘者多矣切介念汪長林眞愛民如子近有姦民楊汝翼方九成者嗾其黨類十餘人擁帥庭訴其虐民詞中

有云欲訴本軍又恐知軍刪定大慈若只送縣愈起仇民之意某在此初未嘗以姑息從事猾吏姦民為柔良害者屢繩治之矣單辭虛偽或不待兩造而得其情尋問根本與之反覆傾刻之閒有姦露辭屈伏罪而去者區區於此自謂有一日之長訟爭之少盜賊之衰殆亦以此愚民但見械笞壓委試用希闊往往有慈仁之説其姦黠駔儈者實有所憚且惡其不便於已它未有可以中傷且倡和其閒加大慈等語以為媒孽之地帥庭

之訟此其驗也帥方禱雨未應此輩乘時投辭帥舊知長林方得書稱歎其美見規某不為拈出此牒尋至亦不能不疑觀其判辭不止於疑遂至盛怒章文賢甚某即以書解之渙若氷釋此等尤令人敬服王謙仲在隆興時曾傳聞一事即以書告之政與此相類謾録往一觀此等亦不可不知也後見謙仲報書云果有是事但所判甚平却不至於長姦也此間號民淳但細民淳耳至其豪猾則䦨於江浙也因筆不覺㑛㑛

象山集卷十六

象山集卷十七

書

與張監

某效職如昨皆依大庇子城土工嵗前畢事包砌東北一隅猶未周浹見軏已畫鄉蒙台旨令自致買名銀之請令方圓之俟得消息當逐一稟聞也恐通廟堂朝士書更望一言之賜此事之就可壯邉城之勢常平倉庫

如在枕上矣計必蒙垂念也去冬少雨比間幸得雪頗大麥今甚秀正月尾又得薄雪比來殊未有雨意園蔬甚渴高田亦需水而耕不無可慮者去冬得家書謂江東西秋穫稻皆虛耗民多流移此間却無是患自今皆憮憮但和糴與租米亦皆不如常歲以此知米穀不能無耗折但人不覺耳商税榷酤皆虧於往時稍詢旁郡往往皆如此凡事自十數年來細校之大抵益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所謂

變而通之者必有其道斷顧承教不敢為瀆之禮以
涸記史當蒙亮恕

二

屬承手翰風誼凜然三復之餘益深降嘆嘗欲使樂正
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以孟子所喜亦曰君
將蒙其益民將被其澤道將行於時而已某前日賛喜
之牘竊自附於此固知外物不足為賢者輕重也歸正
人伊信者嘗至庭備諭以賢監司宣布聖朝恩德之意

見其衣服藍縷因得賙之令不復叫呼矣其類有二三人相次陳乞討次第鬧閧也使華過比時有一陳狀者乃長林條官晝匠後自知理曲復藏避不欲迫追以開其自新之路近方出頭喻之以理令下當陽與其嫂行踏田界旦晚即申聞其詳簿書捐絕官府通弊是間僻左忽畧尤甚公私文書類難稽考鄉來郡中公案只寄收軍資庫中間嘗置架閣庫元無成規殆為虛設近方令諸案就軍資庫各檢尋本案文字收附架閣庫隨在

亡登諸其籍庶有稽考若去秋以來文案全不容漏脫
矣使臺所索屈彦誠公案申發已久續索所毀公據斷
由以不曾啓縣封不知在否尋呼縣吏問之果不在其
中責令搜求累日不得即追薛諒劉習問之薛諒老病
扶杖出頭勢必擡輿而後可前劉習自陳初不與事薛
諒亦云省憶追屈氏公據斷由時里正是吳文海非是
劉習後追到吳文海果無異辭然謂當時已追到官薛
諒亦云省憶得當時二文公據斷由皆已附索今若不

在乃是案中漏失長林見其事如此重於發人親監縣吏倒架搜尋得斷由一截然情理尚可考公據則竟不在今且發斷由去三人皆知責侯命若不妨裁斷得免解其人尤幸比來訟牒益寡有無以旬計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第積年之訟尚有六七事未竟此數日已決三事勢不復起矣如靳榮屈彦誠二事旦莫必決餘二事亦皆諭之以理使自和解未知能從否要亦在旬日當决過社節來屢得雨高田皆可耕每多夜雨農者之

占以為必稔未知果驗否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有則立獲前政有二盜未獲今巡守亦皆是後任者憲臺督責常文久已因循近乃押至其辭加峻此盜在當時即已遠逃今固無可得之理當時巡尉已逃責罷去久矣今巡尉一人且將滿一人且書考矣一旦責以前任不可得之賊行移如此似亦非宜此間平時為害之盜今盡捕獲能為盜之人與常停盜之家皆已落籍在此苟有盜亦不容不獲也平時剽奪於道路者近獲二人

已斷配一人一人見在獄鄉來稟聞當陽界内有六七輩打奪人錢物縛之於深林中而去者皆已斷配令日之無盜大抵以此憲臺輙駁下此案令檢斷去析其所駁之説無道理此間檢斷官具析之文條理粲然謾令録呈得一過日幸甚又有大因其犯乃在某未到任時到此未久即見一人來投牒乃被殺之家訟當陽勘因情節未盡觀其辭即知其爲健訟者已而聞之果無狀之人以好訟不已嘗遭徒刑矣即判送當陽縣令從公

盡情根勘不得稍有鹵莽沈罕亦在郡某亦嘗摘其詞中所訟相與反覆沈罕謂大囚在獄只得盡情出入皆不可其事皆親自研勘不在吏手觀沈罕序說本末果皆不茍及其解本軍軍院猶研究有節目未盡者竟追縣吏斷遣令奏案上矣健訟之人自憲使之至即投牒於憲臺計其投牒之日乃在此間奏上之後憲臺遂索案此既奏又先申憲矣然既索案只合發往前月方得牒改送司理院且言已專人發案下然其案逮今未至

司理院亦無從照勘本軍相尋有兩奏案一後奏者下已久矣此案獨未下豈憲臺致疑於其間以上聞也此事本末甚詳當時憲臺但以其詞與所疑令本軍具析則事其渙然矣刑獄淹延亦憲臺之任其因已於絞刑上定繼獨以殺人無証法當奏裁縱令別勘其情與其刑皆不能有所加張丈老成前輩近自鄉里過九江時亦嘗侍尊俎未必有心相困近物色之知今憲臺法司黄亮者乃此間人吏鄭守窘王守之時此人多不用事

今聞自孔目已下多與之有隙或謂其人爲此以報私怨萬一出此所發廳官與檢法官亦惟黄亮是聽而已張丈前輩某本欲作書又恐不暇省録敢借一言之重以調䕶之幸甚鄉來張丈有公劄問人材某嘗以兩縣宰與
缺官爲對以況爲宰某備員守臣莫不至甚有冤濫也張丈尊年諸事未可直致恐反致疑也韓宫檢法者不知何等人品幸有以調䕶之恃契愛冗瀆伏幸恕察

與豐叔賈

某迂踈置之泉石間甚宜一行作吏强其所劣欲罷不能前者所聞荆門郡計不至窘束至此大異所聞蕞爾小壘頻歲送迎勢不能堪疆土雖稍廣闊然山嶂田蕪人踵稀少戶口不能當江浙小縣始至妄意創築子城今幸向畢春間廨舍適有回祿之災不容不新之在官亭宇以數政皆不及積壞幾不可支吾只得隨宜修葺不習於吏當此墮乏之重以百役今歲漢江岷江皆無雨暴溢瀕水下地水傷甚多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從實與

之蠲租常賦殆虧其半慄慄焉未知所以善後倘有以後

督而振捄之是所望於長者唯無愛是幸

與鄧文範

某在此士民日相安所為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夜

宅堂有回禄之災大屋十餘間頃刻成燼私衙行李幾

為一空幸不曾延燒官府文書印信等無毫髮損失骨

肉間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旬日乃定

然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循二子與姪孫濬當火

起時頗見力量它日或可望第目今二子終未肯進學耳近以田間缺水登蒙泉山頂禱雨靈應甚著三祝文謂漕處有之是間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内盜賊絶少有則立獲訟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年之訟皆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有築城造屋之役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頗費調度近以商税虧額之甚遂自料理頓有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為者始至即修煙火保伍賊盜之少多

賴其力近忽有刼盜九人刼南境村中軟堰寺長生庫

遅明為煙火隊所捕敵殺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

義勇之外隊火隊今亦可恃凡事辥漕必能言之凌遽

遣此吏須續致

與致政兄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

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次昭然而不可昧確

然而不可移則竊自討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詳言事

為者非是矜誇政欲以情實達於長上耳某嘗謂三代而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人而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踰老臣其客勸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為後世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予暨益播庶鮮食艱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又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

舜戾尹允諧此等皆非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子所為不問其在入在已當為而為當言而言入言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為不情之詞若其實不能不自恃古之君臣朋友之間猶無飾辭況父兄間乎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彼已之間至其叔末德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為太甲卒為商太宗追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

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為中材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大公昭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人君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之罪況今人乎今

同官皆盡心力相助人莫不有才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但人見理不明自為蒙蔽自為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得通暢人心不亨人材不得自達阻碍隅塞處多但增尤怨非所以致和消異今時人臣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之矣所謂格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邈乎遠哉重可歎也

與張伯信

屬者伏承使華臨貢侍座陪吟日飽德義慰喜可知至

如風露凄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為鑑迴溪為珮氷玉明瑩雪霜騰耀則噴玉新亭真蓬壺瀛洲已方士徒爾幻怪安知真仙在此而不在彼也竒石悉已如數置之作者屹立瀑間瀕池四輩聳然相望如五老後有三峯跬步之間便使人應接不暇如聞玉泉亦蒙點化光價十倍其初此抑何幸自此天下名勝皆有望於門下矣

與似清

九月八日蒙泉守陸某書復明珠菴清長老禪師侍者
自從臨安一別直至如今談詠高風便同覿面去年百
八舍姪歸自南嶽得書又承惠藥足慰別懷道人家信
緣信脚到處為家可也明珠菴幸有諸貴人賢士相愛
得住且住若是名山大剎更尚有緣須笠便行亦且無
礙不須擬議不勞擘劃在在處處皆是道場何處轉不
得法輪何人續不得慧命事忙來人索書草草奉此想
蒙道照

與沈寀

回禄之災獨中居室此某不德之譴也慰唁勤至益重愧惻臧張二孽初欲以聞上而終治之以其有自新之意姑從末減小示懲戒恐欲知之築室之役豫蒙軫念尤佩厚意長林艱得竹木不免以累治下旋令納去百緡煩令計費續當奉償郡中以子城之役殊覺空竭更賴調護之方振翼而成就之是願是幸承欲一來諸遲面既

二

荐領詩文皆豪健有力健羡健羡某鄉有復程師惠江
西詩派書曾見之否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之說
愚見大槩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亦皆
發乎情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
亦有當代之英氣稟識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寫物態陶
冶性情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而皆條然各成
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間皆有律吕此詩家

所以自異者曾子固文章如此而見謂不能詩其人品高者又借義理以自勝此不能不與古異今若但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道則後之作者又當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象山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象山集卷十八

奏表

删定官輪對劄子

臣讀典謨大訓見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温彦博按訊非是彦博言徵為人臣不

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相宜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户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寛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

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文書期會之隙與
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雨暘時若有詠頌
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
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
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而
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
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矣取進止

二

臣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至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

釋風雲而與鯢鰍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三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厭

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吕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聊以自全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

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四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

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以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羮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

道厖雜而甘心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首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絶形勢隔塞無可私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故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為陛下誦之取進止

五

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皋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皋陶周公之旨令天下米鹽靡細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皋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

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田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若扵隔絶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邪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

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為而百事詳矣

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荆門到任謝表

起之祠館畀以邊城來見吏民祗承光寵伏念臣才由拙短學以樸專必古道之可求竭愚衷而自信用情所愜載偽是羞頊玷末科未更煩使荐壓薦剡遽忝周行初糾正於成均繼編摩於書局坐閲五年之久慚無一策之奇賜對祥曦誤蒙聖獎嘖煩東省反冒優恩仰麗

日之重明伏下風而增抃固願鞭其綿力以自効於昌時基玉維州闕漳在境擁江帶漢控蜀撫淮豈惟古爭戰之場實在今守之要政須英傑以佐規恢敢謂疲駑濫膺委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同舜禹德配湯文灼三俊之心迪九德之行精微得於親授廣大蔚乎天成以搜訪儲材以試用責實肆令凡下亦被甄收臣敢不亦厲素心庶幾尺寸上裨遠畧附近消塵臣無任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某借有白事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荆門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援襄陽東護隋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以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尚多有之自我出奇制勝徼滴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善制事者常令其我

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致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稟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畏懼其費不敢輕舉某竊謂郡無城郭使在內地尚且不可況其在邊平居形勢不立扃鐍不顧無以係民心待暴客脫有緩急區區倉庫之儲適足以啓戎召寇患害之致何

啻丘山權令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丘山之害難以言智一旦有警誰執其咎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趂冬土堅密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小壘綿薄仍歲送迎事煩力單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會計用甎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尚多目今見已包城十丈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座坐此計之當猶用緡錢三

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隷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為敷奏於數内撥支銀五千兩應副包砌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人心有賴實為無窮之利伏想鈞懐垂念邉城不異牆屏思患豫防久有妙筭擇狂聽愚當不待辭之畢也

象山集卷十八

象山集卷十九

記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為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遏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彊雖姦弗治

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爲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爲動曰奚獨我貴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于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已所行爲天下違道訕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

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黃鍾大呂施宣于內能
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蔟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
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茍得其養勢豈能遏之
哉貴溪信之大縣綿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為
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
姦治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
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邪然公之始
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

為齋於其治之東徧名之以敬請記於余又至于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自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為猶之能生之物得黄鍾大吕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凡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獨為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根荄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末闕於馳騖深蒙

家覆良苗為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
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公其諒之某雖不敏它日周旋
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熈二年十有二月
望日廸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宜章縣學記

大訓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蓋
斯民之衷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師惟其承助上帝故
曰天子内建朝廷由公卿至于百司庶府外部邦邑由

牧伯至于子男附庸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助故周公以
微言告成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成王之誥康叔誕陳民常且曰外庶子
訓人正人至於小臣諸節皆所以使之分别乎此而播
敷之以造民大譽漢董生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斯民之責於天者君也分
君之責者吏也民之弗率吏之責也吏之不良君之責
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君任其責者也可以為吏而不任其責乎今為吏而
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
呼弗思甚矣外裔之國正朔所不加民各繫其君長無
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然或病九夷之
陋而夫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況非外裔未嘗不有
天子之吏在焉而謂民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欺春秋
之時去成周未遠也曾子且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春秋而來至于今幾年矣覩民

之罪愧俗之惡顧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責而惟民是尤則斯人之為吏可知已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吾於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郴據嶺為荆湖南徼宜章文郴之南徼遠於衣冠商賈之都會其民宜淳愿忠樸頗蒙悍勁而不能為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教訓拊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堪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然也夫淳愿忠樸

頑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此侵漁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積之已甚有所不堪則不肖之心勇發而無所畏忌亦其勢然也不數十年間盜孽屢起宜章以是負惡聲有自來矣淳熙十有二年吳侯鎰抵行都諸公貴人倒屣迎之咸稱其才將有論薦於是宜章闕守顧吏之視任宜章若蹈豺虎之區無敢往者帥府嗜吳侯之賢辟書東馳吳侯欣然就之至則務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欲勉之使爲善以雪惡聲大葺學宮補弟子淳熙五年始

建令學八年朝廷殊其令優其數以奬誘入學之士部使者各求其所隸閒田以廪之士之廪於學者五十人自食而學於其間者又數十人句讀訓詁音義辭章少長分曹皆經講授士勸其業豈惟學官異時鬭爭敓攘惰力侈費之習廓然為變忠敬輯睦尊君親上之風藹然為興牒訴希闊岸獄屢空旦晝為求濤書期會之事僅費數刻吳侯策勲文史櫌于里居間則益發泉石之秘倘徉詠歌以致其適自謂兹土之樂中州殆不如也

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為條教以曉其父兄興學校以教育其子弟而其民鼓舞踴躍回心異鄉惟恐居後曾不淹久而效見明著暇裕若此然則致治施化誠莫易於此矣雖然周道之行群黎好德武夫之節優於干城游女之操竦於喬木忠厚純積洽于庶類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當此之時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如雍容康莊而忘其夷優游夏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王澤寖竭綱弛倫斁獄訟滋而干戈起民

墜塗炭由是霸圖迭興異端並作儌其困極磨至而歸之若出荆棘而陷邪蹊脱塗淖而棲茨舍喜幸之浮康莊夏屋平居緩帶所無有也至於會載籍以自藩飾害義祟私不知紀極則其為荆棘塗淖抑益深矣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豈得罪彼民哉吴侯其亦有憂於是乎僕夫效駕必命所之千里雖遠首途發軔燕越可辨此學之興敢問所向為辭章從事場屋今所未免苟志於道是安能害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

是心之存上帝臨汝先民垂訓昭若日星呻其佔畢覆用敝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予而豈徒哉三晉分國齊秦圖帝行儀伏軾說士蜂起兵强國富是為良臣功利之習入於骨髓楊朱墨翟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從而誣之帝降之衷茅塞甚矣自暴者旣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唐韓愈謂柳當中州清淑

之氣蜿蟺扶輿磅薄而鬱積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而後吾有望於宜章矣淳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某記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横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

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為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

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欲自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

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

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西寧之事業舉不適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悦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悦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末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吕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悦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

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氷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斃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赫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賛其

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説曰今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乃可以為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國不

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
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
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
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
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為唐虞
其音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
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
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炳靈殆不世有

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邪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為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為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不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人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

之所樂聞也淳熈十有五年歳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經德堂記

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為人為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為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敎臯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

龍出納帝命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谿漁釣為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逄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為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毁於叔孫貽譏於微生䟗楚狂接輿晨門耦耕負蕢植杖之流孟子蒙沮於臧倉受嗾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充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纉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大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為天下達孝曾子受經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

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瞽瞍之命繕廩而焚捍笠以下浚井而㶁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歴斷髪文身亡之荆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自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為心腹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證驗之著在於塗巷况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極皇不建賢智迷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名公貫

私賈義主利陵夷不捄擴流不隄天常民彝所不可泯絶者如漢獻在許聽命於鹹操而已舊章先典格言至訓櫝存珠亡轉為澡繢邪釋繆解正漫真渝又轉而給冠兵充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狷狂之士方不勝憤悶矛義介節出嬰其鋒猶或憑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絶者足為齟齬以聳觀聽然如孤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啻一車薪而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生於周季當極文之獘王者之迹熄

書訖詩亡亦已久矣載贊之興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道洙泗賢顏氏之樂大林放之問嘆曾點之志稱重南宮适禹稷躬稼之言眷眷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予賜偃商由求之徒進於知德先入之難拔積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興儒名者亦皆曰自孔氏顏淵之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强之以事有若它何言哉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為口實者其

果真為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恣睢其間摹寫其短以靳病周孔躪藉詩禮其勢然也戰國嬴秦無足復道漢高帝鋤項籍其要領在為義帝發喪一事天常民彝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曰常盜仁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也雲錦吳

生紹古而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見其說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發策决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貲累考而大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辨而謹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覩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敝至無如之何則寖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擤著便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於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必不可復至以為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亦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遼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

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覊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
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馴致其弊于今
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狥流俗而正學以言者
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
者既有大証矣是故制時御俗者之責為士而託焉以
自恕安在其為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
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祇以為蔽家藏
其帙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

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為非顧以為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為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縶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為貴溪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輯而陳君自視欿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為民師帥者

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徹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湢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遺學職事致請記於予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八月二十有六日戊申象山陸某記

武陵縣學記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為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

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爲不肖彝倫於是而斁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考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閒所爲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

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繆事之始終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為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為本其

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恱其朋来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臺蓋往時有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臺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事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為者既成規模宏

麗氣象雄偉遂為武陵壯觀先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寧公逢倉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本齋記

唐虞之朝禹治水臯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各共其職各敷

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嘗試為之者矣蓋其所以自信與人之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後世之為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為天下用固無足怪雖然是又未可以況責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

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臨川簿廳壁記

壁記書前任人姓名尚矣然今官寺不皆有亦視官府事力其人志向才具與所遭之時如何不可一概論也臨川簿廳舊無壁記鄱陽張瀛季海涖事既久謂不可缺於是搜求前任姓名至今制置四川京公其上不復可攷余嘗至簿廳見其廨宇乃京所治新令張君所考

適首於京異哉張君春秋鼎盛而老練忠謹臨事不苟攝縣宰攝郡幕皆舉其職今又攝宰金谿百姓安焉是記乃未攝金谿時委余既諾之矣余追荆門之役且抱拙疾念不可食言力疾記之紹熙辛亥六月中澣象山陸某記

象山集卷十九